

试论汪曾祺“水”意象书写的独到性及其意义 ——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

Mohammed Anwar Elshikh (谢赫)

明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E-mail: mohamed.elshaikh@mu.edu.eg

الملخص: تتميز رمزية "الماء" في أعمال الكاتب وانغ تسنغ تشي الأدبية بتنوع معانيها الأدبية الهامة وقيمتها ومكانتها، وقد تناولت الأوساط الأكاديمية هذه النقطة بالبحث علي نطاق واسع. يتميز الكاتب بموهبته في رسم تلك الصور الرمزية، كما تقدم أعماله العديد من الصور الطبيعية، بما في ذلك "الزهور"، "القمر"، "الماء"، "العشب"، "الأشجار"، "الأسماك" وغيرها. مع ذلك، فإن وصف "الماء" كصورة طبيعية كان له أهمية خاصة. ارتكزت هذه المقالة على قصتي "الترهبن" و "ذكريات دا ناو" كأمثلة لبحث المغزي والقيمة والمكانة الأدبية لصورة "الماء" الرمزية في أعمال وانغ تسنغ تشي. ومن خلال تحليل الصورة الرمزية لـ "الماء" في هاتين القصتين، يمكننا أن نرى كيف يقوم الكاتب من خلال استخدام اللغة الرشيقه وبناء الصور، أن يمزج ببراعة بين الماء وطباع الشخصيات وحالتها العاطفية والحياتية، ليعرض الكاتب قيمة ومغزي صورة "الماء" الأدبية. إن استخدام هذه الصور الرمزية يثري مستويات وأجواء الأعمال الأدبية، ويوفر للقراء مساحة من التفكير العميق كما أنه يلقي صدي جيد في نفوسهم. في الوقت نفسه، يمكننا أن نفهم بشكل أكثر عمقاً لإحساس الكاتب المتميز نحو الطبيعة وسعيه وراء المقاييس الجمالية وذلك من خلال الدراسة العميقة لرمزية "الماء" في أعماله الأدبية.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دراسة لا يعود بالنفع فقط في إثراء النظريات الأدبية، بل إنه يُقدم منظوراً أكثر شمولاً لفهم وتقدير أعماله.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وانغ تسنغ تشي ، الماء ، الرمزية ، المغزي الأدبي

摘要: 汪曾祺在文学作品中对于“水”的意象描写具有丰富而重要的文学意义、价值和地位，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广泛的讨论。作为一位擅长营造意象的作家，他的作品呈现了许多自然意象，其中包括“花”、“月”、“水”、“草”、“木”、“鱼”等。然而，其中对于“水”自然

意象的描写尤为重要。本文将以《受戒》和《大淖记事》为例，探讨汪曾祺作品中“水”意象的文学意义、价值和地位。通过对这两个作品中的水意象描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通过精妙的语言和形象的构建，将水与人物性格、情感状态和人生境界相融合，展示了水作为一种宁和温柔力量的文学意义和价值。这种意象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层次和氛围，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思考和共鸣的空间。同时通过对他作品中水意象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对自然的独特感悟和审美追求。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也为我们理解和欣赏他的作品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关键词：汪曾祺、水、意象、文学意义

一、“水”意象书写的现实文学构建

（一）“水”的书写是他文学的“源泉”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把“水”作为作品故事内涵、隐喻、表述，甚至作为“过程”书写的作家，首当其冲的就是汪曾祺。因为“水”的书写之特色，也让他成为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读他作品，温柔荡漾的水，似乎腾起了，像一柱栋梁在颠覆人们的认知。水，可以做温柔的抒情，也可以成为生活的意象？汪曾祺告诉我们，对于他就是这样。他的文字是水流畅的，时刻不停。曾说，自己的创作“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¹这种感觉来自生命的起源。

汪曾祺成长于苏北水乡小镇高邮，高邮是个典型的水乡。其故乡人也离不开水，他们要以船代步，家家几乎有船，尤其是渔家。对于他们来说，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他们生命的希望。水贯穿于每一个高邮人的一生，其中也包括汪曾祺。

对于一位具备文学天赋的作家，生命的开始一定是自己自然体物与大自然相碰撞的。何为一体？汪曾祺的认知始于水，就像始于那个特别的高邮文化。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地理学，讲的就是客观自然空间与文学的关系，作家与他的生存空间的关系，提醒人们，文学与自然地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相通关系，对汪曾祺来说，就是他与水的地理文学观念。从这意义上看来，就很容易理解汪曾祺的“水文学”特征。

研究他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他接触最多的是水，水影响到他的思考、喜好甚至性格，在这种原乡情结的驱动下，进而影响到他的作品风格，“水”意象的书写便自然而然融入到其创作的过程中了。生在水乡的故乡，汪曾祺对水有着特殊的情感。读一读汪曾祺在行文间对“水”意象的描写，也能感受到他对故乡的认识与众不同，思念和故乡就是“水”。

童年在水乡度过，深深影响了汪曾祺，并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山水是他的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人和事都是发生在水边、水上、水的环境里的，他的作品中的景象大部分是水，尤其是写故乡高邮河畔和大运河的生活。

汪曾祺曾说：“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²水已经逐渐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并融进了他的血肉与精神当中，“水”自然也就成了贯穿其小说的重要意象。他的小说中几乎所有故事背景和生活环境都是在河湖边上。

《八千岁》中八千岁米店后的祠堂侧门傍河，门口便是码头，四通八达的河流运粮极为便利，河流便是促成八千岁生意兴隆的重要媒介。

《故里三陈》中的陈泥鳅是救生船上一名水性极好的水手，弄水技术娴熟，人们在水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都得找他处理，因此被称作“泥鳅”。

《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故事始于水，十一子入水救起了在河边洗衣服不慎落入水中的巧云，他们因水相识，因水而结缘等等。这样的叙述，在他的作品中随时可以读到。

高邮的河湖滋养了汪曾祺，这片安静祥和的水域给予了他生命的活力，他将自己的精神信念都寄托在了这片河湖，这里便是汪曾祺理想的“桃花源”。“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每天环水而行的童年，造就了水边文学的影子。在诗人眼里可以是浪漫的喜悦，也可以是忧伤的波澜，这很像是生活。在荡荡的细流中，那些相依的店铺、那些手艺人的劳作，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³

(二) “水的发现”与他文学的成长

如果说自然环境对作家有着“外壳”效应，那么生存社会环境就有着直接的影响。汪曾祺也如此，更为特别的是受到了文学师长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人格与情怀的共鸣，他们都是自然与水“崇尚者”，或者说有着相同的人生哲学与自然观。具体地说，就是直接影响他文学成长的高手沈从文。1939年，汪曾祺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考入西南联大，并成为“京派”著名作家沈从文的门下弟子。他深受沈从文的创作理念和文学实践方式的影响，因此被认为是承袭和延续沈从文文学风格与美学理想，即“京派”文学传统的最佳

继承者。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影响很大，研究沈从文的学者相信，他们实质上就是一对真正的“师生”。沈从文给予他的文学思考和熏陶，正好深藏和包含了一种情怀，关于自然和“水”。

生活于湘西的沈从文，这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自然主义”写作文人，他创作出了寄托着几代人喜怒哀乐的《边城》，描绘着多山多水的湘西小山城的故事，里面那些山水交映，自然风情的叙述，直接影响到了汪曾祺。关于文学创作中“水的发现”，就像是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学最奇妙的“情缘”，他们坚持用自己的笔述写故乡的清新美好风俗人情、和谐宁静的乡土风景以及朴实平淡的日常伦理生活。他们的小说都展现出明显的诗意特征。溶于他们同呼应的文学之中，最后成为汪曾祺创作的一个经典。

据有关文学史记录，1938年他避难于乡下，汪曾祺身上携带的文学书籍只有屠格涅夫⁴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选集》，这两本书直接对他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师生二人都爱水，他们都在自己创作里谈到文学创作和水的关系。沈从文在《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一文中说：“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⁵我们从中可见汪曾祺和沈从文都有相似的生活经验，二人在创作立场、作品风格等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在他们

创造的独特的散文诗世界中，叙述时，有一种“水”性的独特韵味。

不过在两者的散文作品中，也有他们之间的差异。汪曾祺的作品则更多记录的是清新隽永的美好，既有水的美好，也包含着人性的美好。作为一位精明的作家，汪曾祺擅长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然而，他也是一位真诚的作家，偏好从表象中察觉事物。他的作品多着眼于人间的事物，如饮食男女和原始的善良与爱。在他的眼中，无论是和尚还是妓女，无论是鲜花还是粪土，都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要内心平和，一切皆是俗世中的一部分。

“水”意象书写的现实影响因素既包括汪曾祺的原乡情怀，也包括老师沈从文的言传身教。在具体的作品创作中，汪曾祺依据自己的生命经验，赋予“水”意象丰富的意蕴，形成了他自己的“水”文学意识。

（三）“水的书写”与回归自然的文学特征

文学是人学，这是不容置疑的观点。但是，文学回归自然属性，正好是“人学”的本质，是一种文学的“哲学”。在古代哲学中，水被视为“美”的象征。道家从水中洞察到道学的所在，正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⁶诸如此类的观念还有很多。文学正好是人学载体中的客观场景，人是生活在自然中的。汪曾祺正好抓住了这个文学与哲学相交的那把钥匙。他的作品中的自然叙述，显示在三个大的方面，即水、服饰和植物，而水的表现力显得更加具有活力。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水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呈现出多个感官意象，包括视觉、听觉和触觉，将小说置于流动的状态之中。小说的叙事常以水为基调，这种文学思路十分广泛，可以从背景的形成和变

化、空间的想象以及情节的展开等方面体现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叙事方式实现了小说回归文学的本质。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水的痕迹。例如，在《八月骄阳》中，老舍被迫投湖的场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

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

张百顺把螺狮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

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⁷

这样的水叙述“意识”，就像是情不自禁，反复表达。水，即是自然的，又是意象的，作为文学的“水”，在汪曾祺的创作中意味着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他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美好生命的尊重和致敬，是人类美好的情怀，因此引发了读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和感动。这，正好是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特征和方向。历久不衰的沈从文文学就是例证，汪曾祺的“水”文学也正好说明这个事实。

二、《受戒》《大淖记事》“水”意象书写的境界

汪曾祺在《受戒》《大淖记事》这两篇著名短篇作品中，将爱情之美融于对水的描写之中，是最具特色的两篇经典之作。选录一些小小的片段，看看“水”在汪曾祺的笔下是怎么表现出它的境界的。

（一）关于《受戒》

文章以回忆的方式开始：“明海已经出家四年了，当时他只有十三岁。”⁸这种开头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开场有相似之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早早地上床休息。”¹⁰整个故事，泉水一样清澈，青草一样简单。也像一幅铅笔素描。烟火世俗与民间生活，浅浅荡漾。文章一开始就有了让人心旷神怡的场景感，或湖边、或水乡，反正与山水有关。

《受戒》是一篇奇妙的佳作。似乎没有直接写水，但读者在阅读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和谐的水的世界。明海和英子都生活在水乡，小英子的家三面都是水，像一个小岛。二人初识于水上，此后又常常相会于水上，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由朦胧的好感，转变到虽青涩但更为明确的爱恋。这里的“水上”实在浪漫，或交流、或打闹、或听风，水在一旁，像伴奏、像布景、像想象，从未离开，也根本不会离开，这是汪曾祺作品的“关键词”。汪曾祺把它放到了“水”上这样描绘：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¹¹这里的描述就像在说“水”，百度百科解释说，芦花生于河流、池沼岸边浅水中。写芦花就是写河流，写自然生命的根源，“银光”“丝线”“小蜡烛”分明就是水溅起的“浪花”和生灵，读到明海和英子，就是写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水灵心和生活。明海受完戒，英子摇船去接明海，二人在美好的芦苇荡之中确定了彼此的心意。他们一人一把桨，小英子在中舱，明子扳艄，在船尾……划了一气，“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呀？”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声地说：‘要——！’”¹²“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¹³小说的这段对白如同在读人性的“水”，荡漾着身躯、精神和灵魂，相伴的是水上芦花“吐新穗”。

小说创作了一种新的意境，就是关于“水”的艺术与表达。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在流水中悄然产生，他们因为水而相遇、相识、缘聚和相会。《受戒》是一弯永恒明澈的清泉。在那里，小明子和小英子，踩着水车，划着小船，初恋如春草萌生。美，给人宁静，给人救赎，带来充实，免于鄙俗。

在汪曾祺眼里，“水”意象自然地存在于故事背景之中，水孕育和包纳万物，而这些灵动轻快的花草树木等生命体，都巧妙地暗示了生存于该环境下的人类之间美好的情感。水是背景，是爱情发生的场所；水是象征，是爱情本身的内涵。而那些水中的植物也暗含着人生憧憬的美好意义。

在故事的结尾，就这样把两颗爱的心极致地展现出来，他们的美好会永存，没有人质疑。这样的爱情故事，如果从浪漫的情趣思考，水的出现和存在，就是汪曾祺一种文学的极致，那滩水一定轻轻地抚摸过爱恋的手。

（二）关于《大淖记事》

作者没有采用常规的小说笔法，而是倾注了大量文字来描绘大淖的自然风光。

“大淖是一片水，由此可至东北各乡及下河诸县。水边有人家亦称大淖。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

皆有佳胜处”“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菱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¹⁴这段场景式的描述，让读者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而故事主人公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奇妙的，富有想象力，又是关于爱情的故事。小说情节主要围绕巧云展开，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巧云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她拥有美丽、坚强、勇敢、勤劳、善良、大方、率真等特质，她对家人忠诚不离不弃，勇敢地追寻爱情。考虑到她的这种“理想”形象，我们不禁联想到她与大淖水的关系。果然，在汪曾祺的描写中，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起源于水，巧云在淖边洗衣时不慎落水，十一子跳入水中救下她，从此他们的情感逐渐加深，而他们的感情也在水的陪伴下得到了确定：“巧云邀请十一子到淖边，他们一个撑船，一个泅水，一直待到月亮升到中天”¹⁵，在沙洲上的茅草丛里渡过了美好的时光。这里讲的其实是关于“水”的故事，因为水，有了他们的相遇，有了他们的交流，有了肢体的碰撞，也有了这篇浪漫小说的存在。汪曾祺再次用水把小说带进了一种“散文化”的境界里，写出了他小说之独特风格。

《大淖记事》中的水一直在持续推动故事进展，其中就包括于大淖这个背景之下逐步展现二人的爱情之美。在叙述者的视角下，大淖呈现出一片美景，景色优美，人物充满美感，劳动也带来美的感受。即使是小孩子站在码头上一起撒尿，墙上的黑黄色牛屎粑粑也能构成审美对象和美的景观。作者对于社会风俗的熟悉和了解，描写时信手拈来，叙述得流畅自如，毫不做作；对各种人情世态观察入微，细致入情。从保安队捕匪过街，到锡匠们高唱“香火戏”，再到媳妇们在大淖里洗

澡，作者呈现的情景令人眼花缭乱。他在描写风俗时，并非全面记录，而是有所选择。尽管并非美化，他却赋予了诗意。作者从民间风俗中巧妙提取出一种诗意。他描绘的一切充满了浓郁的情趣和诗意。汪曾祺将大淖的自然风光、民俗和人物事件融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迷人的风情图景。因此，在《大淖记事》中的爱情之美几乎与“大淖”这一“水”的意象相融合。如果说《大淖记事》与《受戒》有什么不同的话，这篇小说的“水风景”画面变得更加壮观了，水的文学叙述更加宽阔了，水的背景意义更加明显，通篇如同风俗画的连缀。读着《受戒》，我们想寻找明海和小英子纯真的背影和笑声，踩住他们的那个水车和小船；读完《大淖记事》，我们想看到一幅民俗画上“水街”，嚷嚷水边风情，风土人缘和人间真情。

《大淖记事》与《受戒》是两篇最具特色的作品，从上述简要的叙述中，肯定可以读出一个不同“味道”的作家，汪曾祺把水的意象写成了一种文学的“方式”，变成了他奇特的、创意的、纯粹自己的文学。

三、《受戒》《大淖记事》“水”文学书写的独特性

（一）“散文体”与“诗化体”在小说中的呈现

读汪曾祺的这两篇小说，似乎有一种阅读汪曾祺“本人”的感觉，什么是他的文学、他的小说和他小说的“自己”？读他的小说，你情不自禁地进入了另外一个场景。有的学者质疑，汪曾祺首先是散文家和诗人么？还是他的小说充满着散文“意识”，或者说是一种“散文体”或“诗化体”？散文是人们通常喜欢的一种文学体，很多人喜欢把生活中见到的事，用纪实的方法记录下来，加入抒情、想象和评述写成散文，多为非虚构的作品；诗

歌是高度浓缩的语言叙述，韵律、意象和哲学“情绪”。不过，这些情景和感觉似乎在汪曾祺的小说作品里都出现了；例如《受戒》中的很多叙述，特别是关于水的描写，读来抒情感化，还有暗示的想象与抒情，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江南水乡画。写人，底色是自然与水，人水交融，留下山水人情的感觉。汪曾祺是水乡人，因为爱水，对水的认知很深厚，很有感情，于是笔下的故事就有了水乡，有了水乡的感情；读他的作品就读到了一片湖，好大的一片湖，即使没有见到也有了湖的印象。他那行云流水的语言，超功利率真自然的思想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恋情融入小说中。读者读来，似乎在赏读一篇散文，一段诗歌，一篇“很小说”的散文诗。

可以说《受戒》《大淖记事》是小说“散文化”“诗化体”的典型代表，连汪先生自己都说承认，小说的情节并未受到严格的逻辑结构的约束，因此尽管故事简单平实、文字易于理解，但在其内在描绘中，却流淌着农家日常生活的气息和散文化诗性的流动。汪曾祺晚年的两篇作品以“比较明净的世界观”为基础，通过“观察和表现生活”，展现了对世事的看淡和看透。他反复强调了文学中诗意表达的重要性，希望用朴实的语言描绘出生活的美丽、健康和诗意。他追求充满人道主义温情的作品，想要通过作品向他人传达生活中美好、真实的事物，描绘人的美和诗意。与一些作家喜欢将简单的事物写得复杂不同，汪曾祺还有一些作家喜欢将复杂的事物以简单的方式表达。在晚年，他更加追求大道至简的极致，将故事性完全消解，只使用几笔简洁的描述勾勒出情景，如微风细雨、落花人独立。其“水”与自然文学的叙述，代表了一种诗歌化、散文化和方言化小说的形成和存在，实践也证明，这种文学的长久性、生命力和价值。汪曾祺这两篇小说把故事与情节融入了自然空间

中，小说走向了“泛自然”的叙述中，很像西方人常说的“自然主义”写作的概念，何许可以“直观”地套在上面。如果说很“像”，那就是汪曾祺式的小说体，汪曾祺小说风格，一种“自然主义”存在的小说。

汪曾祺的两篇小说中展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风格，其中可总结出以下特点：首先是在写作中呈现出一种“无技巧”的倾向。他以最平淡朴实的字词组成简单的句子，不追求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技巧，例如用朴素的言语描绘春天的发芽、水的波浪与宁静的夜晚等情景。这正是汪曾祺小说的亮点之一，用一种随性的方式展现小说的主旨和其中蕴含的思想感情。其次，他追求文字的生活化。他的作品多以最真实的生活场景为背景，呈现出纯真而存在的情境，没有华丽的修饰，真实地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这种平淡和真实正是生活深刻的凝聚，体现了艺术最真实的表达，也是小说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小说读起来平易近人，极其生活化，读者情不自禁地读到了自己和身边的他人，用人与自然和水，把小说写成了天地人间相融的情境中，实在让人带来兴奋，感动不已。在《受戒》这篇小说中，主要情节围绕着明海和小英子的恋情展开。与许多传统小说中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波澜起伏的挫折相比，这段恋情却以一种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方式发展。叙事节奏平缓朦胧，给整个小说增添了一层散文化的诗意光晕。这种文学处理让我们能够从汪曾祺平淡闲适的故事中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向往。曾祺是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这种代表性归纳为他对文学的自然崇敬，把朴实、纯粹、真实的自己融入自然的文学书写中；并用文学的意象、隐喻、抒情等语言工具，让自然与人的情感共勉而歌唱。以此表达对生命的理解和人性的关注。

（二）人性书写的自然表述

汪曾祺的这两篇小说之所以感到亲切如归，是因为小说的视角发生了一个转向，那就是人性书写。扎根人性书写的生命力式无穷尽的，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置身于一种朴实、纯美的境界。这很像一种磁性，情不自禁地会牵住所有人的心，包括感情和冲动。这就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在阅读这两篇作品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受戒》中表现出的“生活境界中的美的极致”。作者充满爱意，他所描绘的人物也展现出健康的人性。另一方面，《大淖记事》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情悲剧，没有过度的悲伤和流血；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喜剧，只追求幽默和笑料。它独具新奇的创意，不落俗套。故事并非没有悲惨之处，但读者并不会感到沉重的压力；描写的风俗也不是标准化的完美，却给人以清新爽朗的感觉。正如他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¹⁶“我要写！我一定要把他写得美，很健康，很有诗意！”¹⁷在汪曾祺作品中，人物角色都具有清澈透明、至真至纯的性格，展现了他们的纯粹本质和独特特征。读汪曾祺的这两篇小说，有一种跨越时代的感觉，相比那些有着特色的“品味小说”来讲，既是社会在变，生活在变，情绪在变，思想在变，人性的力量在着力，在诱惑和滋长。《大淖记事》通过对生活矛盾的回应，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自信和健康力量。它并非以悲泣和绝望为主题，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种生活态度不仅仅局限于小说故事本身，它散发出一种生命力，涵盖了现实世界中各个领域，可以适用于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这就是文学的一种生命力。

在文革前后多年的世俗生活中，汪曾祺深切感受到了喧嚣虚夸与呼喊的无力。他曾目睹过那些温柔、平和的自然“水文化”情怀，似乎被愚蠢狭隘所掩盖；甚至那

些勇敢、坚强和充满活力的精神，也被怯懦和自私所淹没。因此，在这个寓意流动不息的“水”世界中，他希望赋予人们更多净化自我、提升精神境界的可能性。不仅要留恋过去的美好，还要书写人性的挣扎。在《看水》中，我们读到了他对年轻人小吕的一段叙述，就是从在水的体验过程中，隐喻时代洗礼的挣扎与碰撞。在那个画面中，“满眼是汤汤洄洄、浩浩荡荡的大水，充耳是轰鸣的水声”¹⁸，让他感到有些胆怯。虽然水展示出雄浑而强大的力量，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初次的冲击，但真正深深打动他的是水所传递的持久的宁静与温柔。正如他所描绘的，“支渠的水温静地，生气勃勃地流着”。‘活——活——活’¹⁹。人性的水，成了另一种象征和一种力量。

（三）道家文化的与传统文学的意义

《受戒》是在新时期出现的作品，其采用朴实隽永、清新淡雅的诗化文体风格，引起了人们对“京派”文学再次复兴的关注。这也使得人们重新评价和认可了该文学传统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审美价值。在中国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着“重自然”的传统观念，许多文学家和文论家将其视为文学的最高境界。这种“重自然”的思想源于道家哲学所主张的自然之道。

汪曾祺以道家哲学的“重自然”精神融入其创作中，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语言雅俚相杂，质朴清新，兼具乡土和文人气息，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的作品仿佛一泓清泉，缓缓流淌，将充满道家气息的世俗生活画面展现在读者眼前。汪曾祺的文人气质决定了其文学创作风格富有诗意，重抒情而少情节。他的创作是一种脱离现实政治和社会历史的“私人写作”，他始终保持与主流文学的距

离，以平和的心态默默守护着自己心中的文学信念和审美理想。在生活的积淀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理念和文体风格。毕飞宇曾有过明确的评价：“汪曾祺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追求一种“雅”与“正”²⁰。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在孙郁看来“他的文字接续了千百年的文脉。节奏、章法、意象，都在金石之趣里浸泡过，宋明文人的文章之道，以一种日常的方式儒雅地涌动出来。他的美不在那些刻意的词采选择上，而是体现在口语与文言的变奏中。粗看起来，平淡如水，而整篇视之，高低起伏，阴阳回旋，寂寞之处突现奇音，细微之中，有着深的寓意。百年的小说家，有此种功底者，惟二三子矣，先生于荒漠里独拓出审美的绿地，至今让我们感到文章的爽意。”²¹这也充分表明了汪曾祺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厚的关系。汪曾祺是一个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的作家，尽管他本人认为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更深一点，但是一点也掩盖不了他身上所兼具的道家气质。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对水都是极为推崇的，而汪曾祺本人也一再强调水意象在对他小说影响之深远。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汪曾祺小说尤其青睐传统乡土人家的平常面目。居于闾巷陋室中的剃头匠、画家、手艺人、小徒弟，无论社会地位高低，都有平常中朴质敦厚的君子风度。他们人人谦和宽容，极少出现突出的矛盾和强烈的波动。亲人一团和气，邻里相帮相助，知己朋友相濡以沫，他们普遍具有随遇而安的“水之道”和与世无争的“水之德”，普遍具有冲淡的处世之风和浓厚的人性关怀。他们讲义气、重德行，恪守传统美德，正如水利万物，又如

水无定性，形之柔弱，却能滴水穿石。他们是“水之德”与“水之道”的承载，构建了水乡经济文化的基础。《受戒》里的小英子，从不顾忌所谓僧俗之别，只随心所欲沉浸在与和尚小明子的朦胧情愫中。《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在经历老父残疾不能劳动、爱人十一子被打成重伤需要慢慢休养的生活窘境，并没有哭哭啼啼或灰心丧气，而是勇敢地挑起生活的重担。纯净美丽如水，随性自然如水，柔韧不屈如水，这些“水”意盎然、灵气十足的少女，成为汪曾祺笔下经典的人物形象，成为汪曾祺乡土小说中最为动人的风景。

通过“水”意象对汪曾祺小说创作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探究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故事和环境所共同蕴含的融合儒家和道家哲学思想的精神内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水”意象使得汪曾祺小说空灵幽静、洒脱淡泊，呈现出一份与众不同的风格。拉开时空距离来看，汪曾祺的文体创新与古典美学，仍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这里我们说，《受戒》《大淖记事》是优美和抒情的，这很像是是一部散文或诗歌的点评；同时又是中国当代文学铸就的“古典”和独特的，这同样像是一部“跨文体”美文的点评。这就是汪曾祺文学的意义。

结语

本文通过对汪曾祺“水”意象书写的独到性及其意义的论述，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视角，阐述了汪曾祺文学的独到性。可以归纳如下：

- 1，从他成长背景找到了作为文学的“文学地理学概念”和人文关系对作家的影响。汪曾祺的成长是独特的、自我的。当然也与他的天性“灵感”的情绪有关。

2，他小说以独特的风格，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学自然主义写法。“散文化”“诗体化”特征、语言特色、与叙事方式上的自然写法，正好表达了汪曾祺文学的个性特征，值得研究和学习。

3，他作品的这些特征，也表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文学“流派”的存在。对当代小说的概念、命题、文体形式特征和文化意义等提出了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挑战，具有深远的文学意义和影响。

4，对于一位具备道家“中国化”的自然小说家，他的文学方式与哲学理念，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示范价值？走中国式文学道路的现状与远景将是一个怎样的主题与框架以及如何促进它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文集（文论卷）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2] 汪曾祺，受戒：汪曾祺自选集 [M] .广西：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242页。
-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五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5页。
- [4]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关于<受戒>》，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51页。
- [5] 汪曾祺：《自得其乐》，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7页。
- [v] 汪曾祺：《汪曾祺小说·鸡鸭名家》，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
- [v] 汪曾祺：《汪曾祺小说·鸡鸭名家》，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 ¹ 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第五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415页。
- ² 汪曾祺散文. 自得其乐/汪曾祺著. - 2版.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7, 第32页。
- ³ 汪曾祺: 《自得其乐》,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7, 第7页。
- ⁴ Ivan Turgenev, Russian Novelist.
- ⁵ 沈从文.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文集(文论卷)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⁶ 崔晓姣. “水善利万物而有争”——从北大汉简《老子》看《老子》第八章及《老子》文本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哲学史) [M]. 2015年第一期, 第11页。
- ⁷ 汪曾祺: 《大淖记事》,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7, 第178页。
- ⁸ 汪曾祺: 《鸡鸭名家》,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7, 第138页。
- ⁹ Valentin Louis Georges Eugène Marcel Proust, French novelist, literary critic, and essayist
- ¹⁰ 作者普鲁斯特(译者许渊冲 周克希 李恒基等): 《追忆似水年华》, 江苏: 江苏译林出版社, 2012年6月, 第58页。
- ¹¹ 汪曾祺. 受戒. 汪曾祺自选集 [M]. 广西: 漓江出版社, 1987年, 第242页。
- ¹² 汪曾祺: 《汪曾祺小说·鸡鸭名家》, 北京: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第158页。
- ¹³ 汪曾祺: 《汪曾祺小说·鸡鸭名家》, 北京: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第159页。
- ¹⁴ 汪曾祺: 《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 北京: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第1页。
- ¹⁵ 汪曾祺: 《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 北京: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第17页。
- ¹⁶ 汪曾祺: 《晚翠文谈新编·关于〈受戒〉》北京三联书店, 2007年7月版, 第351页。
- ¹⁷ 汪曾祺. 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 第228页。

-
- ^{١٨} 汪曾祺全集（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924页。
- ^{١٩} 汪曾祺全集（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931页。
- ^{٢٠} 毕飞宇. 小说课[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 ^{٢١} 孙郁：《汪曾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文化学刊》2018年第4期。